

鍾怡雯
著

說

LE

版權所有



翻印必究

九歌文庫(582)

聽 說

It is rumored

著 者：鍾 怡 雯

發 行 人：蔡 文 甫

責 任 編 輯：洪 淑 暖

發 行 所：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

臺北市八德路3段12巷57弄40號

電話／25776564・25707716

郵政劃撥／0112295-1

網 址：www.chiuko.com.tw

登 記 證：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1738號

門 市 部：九歌文學書屋

臺北市長安東路二段173號（電話／27773915）

印 刷 所：崇寶彩藝印刷有限公司

法 律 顧 問：龍雲翔律師・蕭雄淋律師・董安丹律師

初 版：2000（民國89）年8月10日

定 價：190 元

ISBN 957-560-692-2

Printed in Taiwan

（缺頁、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公司更換）

鍾怡雯 著

聽
說

九歌出版社印行

狸奴的腹語

——讀鍾怡雯的散文

余光中

1

半世紀來台灣散文的世界，女作家幾乎頂住了半邊天。這一群女媧煉出的彩石，璀璨耀目而變化多端，簡直不用等「世代交替」了，大約每十年就可見新景登場。人壽以十年為一句，回顧半世紀女性散文的风景，琦君、羅蘭、林海音、張秀亞當為第一句，林文月當為第二句，張曉風承先

啟後，當為第三句，廖玉蕙、陳幸蕙繼起，為第四句，簡嫚翻新出奇，為第五句。至於第六句輪到誰來出景，則目前尚無定論。

雖然論猶未定，有一個人的名字卻常被提起：鍾怡雯很可能就是那個「誰」。她和丈夫陳大為是近年崛起於台灣文壇的一對金童玉女，在台灣與星馬三地所得的詩獎、散文獎——多為首獎——超過了二十項；從學士到博士，所修的學位也都在台灣的大學取得，不論在文壇或學府都可稱一雙亮眼的駢儷。

這一對璧人不但同年出生，也同樣來自馬來西亞，而擅長的文體同樣是詩與散文。這樣的珠聯璧合，又像是兩鏡交輝，又像是對聯呼應，為九〇年代的文壇平添了一道「鑽面」。

這情景，不由我不聯想到二十多年前的溫瑞安與方娥真：也是由赤道向北回歸的金童玉女。不過這兩對之間差異頗大，雖然同歸，卻成了殊

途。當年溫瑞安與方娥真來台讀書，是把台北當成長安來投奔的，結果在這島上做了一場古中國之夢。他們組織了「神州詩社」，一面修文，一面練武，高懸李白與李小龍為偶像，有意自塑為巾幗才子、江湖豪俠。他們在台北也都進了大學，可是結社的活動遠多於求學。更不幸的是，他們來台仍在戒嚴時期，情治單位誤會他們的神州情結、民族主義是嚮往北京，竟將他們逮捕並囚禁了數月。於是「神州詩社」解散，他們的創作也隨之受阻。日後溫瑞安索性改寫武俠小說，方娥真也只見發表小品雜文。

陳大為與鍾怡雯一對，就幸運多了。十二年前他們來台，正好解嚴開始，言路漸寬。兩人對中華文化同樣嚮往，卻能定下心來，在中文系從大一認真研讀到博士，一面更認真創作，踏著文學獎的台階登上文壇。退則堅守學府，進則侵略文壇，這種穩健的持久發展，終於美滿豐收，成就了學者兼作家的雙贏正果。

方娥真的才情與文筆均有可觀，可惜未能在穩定中求進步，用學養來深耕，而且橫遭變故，未能重拾彩筆竟其全功。葉慈曾論柯立基，謂其「有天才而無毅力」。鍾怡雯似乎兩者得兼，不但力學之餘不廢創作，而且得獎之餘仍頗多產：在奠定聲譽的第二本文集《垂釣睡眠》出版兩年之後，緊接著就要推出這一本《聽說》。

2

《垂釣睡眠》的二十篇散文裡，有七篇曾獲獎金，〈垂釣睡眠〉那一篇更連得雙獎：命中率非常之高。她的藝術不但遍獲痙弦、陳義芝、焦桐等詩人的肯定，更深得散文同行、也是女性傑出作家簡嫚的賞識。焦桐以〈想像之狐，擬貓之筆〉為題，為《垂釣睡眠》作序，說鍾怡雯「常超越現實邏輯，表現詭奇的設境，和一種驚悚之美，敘述來往於想像與現實之

間，變化多端，如狐如鬼。」

說鍾怡雯的文路筆法如狐如鬼，是言重了一點。不過她的藝術像回力球一樣，不斷在虛實之間來回反彈，倒真能入於詭異，引起驚悚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她的獨創往往在於刷新觀點。例如在〈垂釣睡眠〉一文裡，她把失眠倒過來，說成是睡眠拋她而去，追捕不得，卻又不甘將黑甜的天機交託給召夢之丸，只有等它倦遊而知返。又例如在〈芝麻開門〉一文裡，本來是不慎掉了鑰匙，卻說是鑰匙自己逃走了，逃到電梯底層去尋夢，但底層只有一潭濁水，於是用蒙太奇的疊影，聯接上兒時的水井和奶奶的那串鑰匙。

創意首在造境之安排，境造好了，其他的技巧也就隨之而來。不過鍾怡雯所造之境多彩多姿，不盡是失眠或失鑰匙那麼天真。在新書《聽說》裡，至少有〈藏魂〉、〈失魂〉、〈凝視〉三文營造了超現實的意境。

〈藏魂〉寫的是圖書館：「整齊有序的書本，宛如一個個編號的骨灰罈，罈子裡都裝載著作者的魂。」〈失魂〉寫的是作者的魂被詩人的麗句勾去了，竟而流連忘返，所以作者變得失魂落魄。這兩篇設計得都很好，但在施行時未竟全功，所以真正詭奇而達驚悚境地的傑作，仍推〈凝視〉一篇。

〈凝視〉全篇的張力，聚焦在祖孫兩代六目灼灼的對視之中。說得更清楚些，應該是曾祖父、曾祖母目不轉睛的逼視、監視、責視，正對著曾孫女敬畏而閃避的眼神。這一對祖先嚴峻的透視，穿入曾孫女靈魂的深處，令她的童年蠢蠢不安。她盡量避免與祖先的目光交接，但過年時全家要大掃除，家裡分配她清理祖先的供台和茶杯：

清掃供台必須站到桌子上，大人站上去不雅，又怕壓壞桌子，而我是

老大，當時的身高正適合，只有硬著頭皮和兩老作最近距離的面對面，那感覺頗有些諜對諜的意味……把雞毛撻子刷到他們臉上時，我還微微的發抖，心裡不停的盤算，如果雞毛逗出了他們的噴嚏，我該往哪兒躲。

清理供台的這一幕，儘管我是節引，仍可謂全文的高潮，但是在恐懼的氣氛中卻透出滑稽：諜對諜，已經如此，雞毛搔癢而爆發噴嚏，就更可笑了。祖先的尊嚴維持了三代，竟然經不起一根雞毛的挑弄，這反聖像(icono-clasm)的手勢頗有象徵的意味。

緊張過久會帶來單調，就需要放鬆。幽默正是浪漫的解藥。激情、純情有如甜食，若要解膩，就需加一點酸。鍾怡雯最好的作品，就善於如此調味。例如《垂釣睡眠》裡的〈驚情〉一篇，浪漫的憧憬被一封神秘的情

書挑起，卻因追求者現身而告破滅，自醉淪為自嘲，舌頭上空留酸澀，反
而比甜膩更有餘味。

又如〈聽說〉一篇，作者平白變成了謠言的苦主，煩惱之餘，悟出反
應過度實為不智，不如等待塵埃落定，因為「再耐嚼的口香糖，經過長期
咀嚼之後，總會甜味盡失。」到了篇末，作者正要就寢，朋友忽然來電話
說：「告訴你一個消息，你一定要答應保密……」作者立即的反應竟是：
「說也奇怪，頹累的精神立刻振作，謠言果然和口香糖一樣，具有鬆弛神
經的功用。」笑他人愛嚼舌傳話如嚼口香糖，輪到自己的時候，也一樣是
愛嚼的。

3

焦桐在《垂釣睡眠》的序言裡，強調鍾怡雯慣用的譬喻是一種「擬貓

法」。她確是一位非常耽於感性的作家，而在感官經驗之中又特別敏於嗅覺、味覺。在《垂釣睡眠》的後記裡，她自己也強調：「我學會了以氣味去記憶。每一個人每一樣東西都有它的氣息，只要記住了那獨特的味道，就等於擁有，我不需要霸佔一個容易改變和毀滅的實體。我發現貓咪也有這樣的怪癖，難怪我和牠們特別投緣，貓咪對我也特別親密。」

鍾怡雯頌貓如誦經，在這本《聽說》裡仍喃喃不休：〈跣〉、〈懶〉、〈祝你幸福〉、〈擺脫〉四篇，字裡行間盡是狸奴妙妙之音。〈祝你幸福〉裡對那頭有六年之緣的雌貓，憐惜時說她像戀母的孩子，縱容時又說她像魏晉的名士，恨不能人貓「終身廝守」。

〈擺脫〉一文說巷子裡的貓全給人毒死了，作者流淚安葬之後，思念過度，竟說：「貓咪的影像和聲音一直糾纏，我告訴自己，那一定是幻覺，可是卻擺脫不了。甚至夢見死去的貓咪又復活了，牠們扒開泥土，抖

去身上的泥，互相舐淨對方的身體，然後全都跑到樓下叫我，喵喵喵，喵喵喵。」

在同一篇裡作者難遣貓亡之哀，又忽發奇念，想把貓軀「製成標本。這樣半開玩笑的想法嚇壞了周遭的朋友，我卻認真起來。然而轉念一想，標本貓徒留軀殼，或許更易提醒我那只是生命的假象，它們不會叫不會跳，也不會跟我撒嬌，藏在僵硬身體裡的，其實是永恆的死亡。」

凡讀過鍾怡雯作品的人，都不免會惑於她的「狸奴情結」(feline complex)：她自己就再三「從虛招來」了。首先，她強調自己嗅覺之敏銳與貓相似。其實狗的嗅覺也許更尖，只是她愛貓遠甚於愛犬，因為貓懶散無為，經常貪睡，又有潔癖，跟她一樣，而狗呢正好相反，勤快、警醒、也不怕髒。只要看〈浮光微塵〉裡作者如何奮力擦灰洗塵、清理房間，就會想到貓如何舔爪淨臉。更有一點，貓爪軟中帶硬，頗似作者的散文風格，

在深情之中也暗寓叛逆。她與家庭的關係不免緊張：曾祖父、母似乎永遠在監視她，甚至有「諜對諜」之情勢；父親和她性格相似，所以互相要把貓爪收好；而母親在長途電話彼端的諄諄叮嚀，她不是回嘴，便是腹誹；只有鑰匙串響叮噠的奶奶像是例外。

狗勤快而外向，貓優閒而內傾。作者的散文風格也多為內心的獨白。狗吠如直言，貓叫如嬌嚙。作者的散文多為獨白而絕少對話，難見她與世界直接交談。所以鍾怡雯的散文遠離戲劇與小說，而接近詩：畢竟她本來也是詩人。也所以她的語言像貓：貓愛獨坐打盹，呼嚕誦經，喉中念念有詞。她的獨白喃喃，也有「腹語」(ventriloquizing)的味道。

鍾怡雯綺年麗質，為繆思寵愛之才女，但她的藝術並非純情的唯美。她對於青春與愛情，著墨無多，更不論友誼。相反地，生老病死之中，她對後三項最多著墨，筆端的滄桑感逼人如暮色。她當然也能夠寫實，不過

更樂於探虛。像〈熱島嶼〉、〈雪，開始下了〉、〈候鳥〉一類的寫實敘事，在她筆下固然也生動可觀，但其他的優秀女作家也能稱職。倒是像〈髮誅〉、〈癢〉、〈傷〉、〈鬼祟〉、〈換季〉、〈忘記〉一系列的作品，由個人的感性切入，幾番轉折之餘，終於抵達抽象的知性、共相的本質，不是一般女作家所能把握。這種筆路由實入虛，從經驗中煉出哲學，張曉風是先驅，簡嫚是前衛，而其後勁正由鍾怡雯來發功。

令我印象最為深刻的，卻是鍾怡雯對滄桑的魂夢糾纏。最崇人的一篇是〈漸漸死去的房間〉，記年近百歲的曾祖母老病而死的一幕，把現實的陰鬱、醜陋、厭惡化成了藝術之美，令人想到羅特列克與孟克的繪畫。這篇散文富於辛烈的感性，對於久病惡疾盤據古屋的重濁氣味，發揚得最為刺鼻錐心。「那混濁而龐大的氣味，像一大群低飛的昏鴉，盤踞在大宅那個幽暗、瘟神一般的角落。」這樣可怕的反風景，對於有潔癖的鍾怡雯說

來，該是倍加難受。〈凝視〉一文中對曾祖父、母遺像的畏懼，想必是上承〈漸〉文而來。

讀她的散文，每到返醜為美的段落，我就會想到李賀與愛倫坡，想到這兩位鬼才滿紙的狐、鬼、鴉、貓。

4

鍾怡雯的語言之美兼具流暢與細緻，大體上生動而天然，並不怎麼刻意求工。說她是一流的散文家，該無異議。她的藝術，到了《垂釣睡眠》火候已經九分有餘了，但要「純青」，似乎仍需加煉。

目前流行的中文，常有西化之病，就連名學者名作家下筆，也少見例外。西化之病形形色色，在句法上最常見的，就是平添了尾大不掉的形容子句，妨礙了順暢的節奏。〈垂釣睡眠〉一文有這樣兩句：